



船说
◎吴有涛

参观刘半农江阴故居遐想

◎袁金泉

她似天上多彩的微云
我如地面飘动的微风
微云映红了我青春的脸颊
微风吹拂着她柔润的秀发
啊！叫我如何不想她

江阴要塞的炮台傲然挺立
江北垛田的菜花金黄青香

我在南，她在北
炽热的春夏之交
啊！叫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的情诗在我心田荡漾
郑板桥的糊涂在她脑中盘旋
长江上汽笛悠长
浪花滚滚

啊，叫我如何不想她

长江眷念着大海
大海恋爱着长江
燕在呢喃，云在舒卷
半农先生首创了“她”
啊，叫我如何不想她

紫琅
诗会

离骚一赋成绝唱，
千古青史留美名。

端午祭屈原

◎薛全领

一年一度端午临，
何人能解粽子情。
汨江化泪千载流，

日夜嚎哭大夫魂。
楚天子规啼断血，
清风无言写哀铭。

供销社,我曾为你护航

◎张万成

20世纪70年代,我在县公安局工作,供销社是有钱有物的单位,往往是犯罪分子作案的场所,因而也就成了我们保卫的重点。

使我难忘的是1974年清明节那天,一个公社的供销社突然发生一起失窃案。“清明”是农村的一个大节,几乎全公社每户都要去供销社买些东西。正好当天有一批供应物资出售,因此该供销社这天特别忙碌。到中午人渐少,营业员老王将营业款清点后,放入办公桌抽屉。他们见当天营业收入近4000元,一阵欢喜。经商议,营业员老刘先去吃饭,老王继续照应门面。老刘吃饭回来一看,钱不见了,连忙问老王,老王说没有去看。两人顿时傻了眼,赶忙向领导报告。社领导赶到,十分震惊,4000元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当时一个职工十年的工资收入,谁能担当得起这个责任?他们当即报案。我们接报后不敢怠慢,亮起警灯立即驱车前往。听了介绍,询问了当事人,老王说,老刘走后顾客不多,有个人买过盐,自己一步也未离开,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钱怎么没了,很蹊跷。我们仔细察看了现场,一排柜台与外面隔着,一张办公桌放在柜台下,北边一门通后院,靠墙有一排货架,中间有一台面,还有一口装盐大缸(当时盐是散装的,缸已见底),没有任何痕迹。社领导认为两个营业员为人老实,工作认真负责,以前没发现过少款现象,明目张胆一次拿这么多钱

似乎不可能。但有柜台与外面隔着,抽屉关着,有人在场,钱怎会不翼而飞?似乎两人都脱不了干系。但有一处可疑漏洞引起我们注意,放钱的办公桌在柜台下面,我们试过,人在外伸手可以够着抽屉,犯罪分子可能先上了眼,趁营业员埋头刮盐或转身到货架取货之机,眨眼间将款盗走。我们认为外盗不能排除,还是从外盗入手侦破。

没有现场痕迹,没有可疑线索,要侦破这种无头案难度很大。我们立马与公安特派员一起召开全公社及附近公社大队治保主任会议,讲明案情,交代排查任务和方法,特别要注意的是社会上有前科劣迹人员的动向,指出犯罪分子盗得这么多钱迟早得花,总会露出马脚。工作一段时间后,毫无结果,我们只得告一段落,但网不撤,时不时再去分析研判,鼓励大家坚持不懈、树立信心,将工作做细做实,案件不破不休。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未见效果,供销社领导感到不好向上级交代,就先做了一个处理,责令两个营业员做责任赔偿。虽然是责任赔偿,但对两个营业员来说,要四五年的工资且不吃不喝才够赔上,这使他们十分无奈,急得顿足捶胸,更主要的是还要背黑锅,这个名声更担当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尽快破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九月份,一个大队报来一条线索。有人反映该大队一个杨姓社员在与他人赌博时,曾拿出几张大票来还赌账。

我们立即进一步调查,杨某家庭情况一般,没什么外来收入,钱从何来?确实存有嫌疑。当时赌博是严格禁止的。于是趁国庆节前保卫,对有劣迹人员收容审查之机将其收容审查。老实说,我们虽掌握一些外围情况,但心中没底。杨某更始料不及,不知我们底细。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智斗。我们一边进行政策攻心,一边注意察言观色,注意他的失常表现,适当点破。杨某到底是做贼心虚,几个回合下来,不得不作了交代,所交情况和我们预判的一样,先看到营业员将钱放入抽屉,趁营业员老王埋头到缸底刮盐之机,从外面伸手迅速将钱拿走逃离。

所交情况到底真与否,俗话说,捉贼拿赃,只有拿到赃物才能最后定案。这么多钱,他不敢拿出来花掉,必然藏匿起来。在进一步审查中,杨某交代了藏匿地点,我们随即前去收回大部分赃款,这起大案正式告破。

供销社领导和职员,特别是涉事的两个营业员,无不喜出望外,感激县公安局为他们挽回了损失和名声,同时也卸下了思想包袱。当时的激动场景,使我至今难忘。



翠色如许

◎孙剑



雨后,西南天浮着一长块橘色的云,地面泼着的积水,倒映着一只小心翼翼行走的燕子,观音竹、栾树摇曳一侧,彼此交织成一幅黄昏雨后的小品图画。

“薰风初入弦”,时序与草木心心相印的一刹那,会让人忽然想起那些流光飞转里的弹拨。

如此相像的六月,我曾设想了那么多远行计划,去稻城亚丁、泸沽湖、九寨沟、甘南……

溪涨清风拂面,月落繁星满天。初夏那么明亮,那么清澈。

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刻意提起日期,但全家人心里默默有个倒计时。

晚上等待孩子回来的间隙,电视看了一部又一部,手机刷到头昏脑涨。谢绝了一切应酬和聚会,所有的托词都是,等孩子高考以后。

偶然来了兴致,我在朋友圈发个文案:雨天,等孩子,剥着桂圆,像个老人家一样看着年代剧……

晚上10点以后,是陪读小区最为热闹的时刻,汽车的喇叭声、夜宵锅盆碗碟的叮当之声、电瓶车轻轻划过的滋声、孩子们兴奋的脚步声……一切交汇在一起。孩子洗漱完毕,已近夜里12点,每天说着早点入睡,此刻却睡意全无。

第二天早上送走孩子,睡个回笼觉,醒来时,太阳从屋子一角的格窗闪进耀眼的光芒。穿过那条河流,经过一片杂木林去菜场买菜,太阳银子般白,感觉眼睛迷蒙,头也晕乎,昼夜节律颠倒,白天怎么补觉都不够。

心里寻思,高考以后与其去旅游,还不如先狠狠睡个觉来得实在。

那些陪读家长,在孩子上小学时遇到过,当年个个神采奕奕,穿着大多光鲜,但同样是这批家长,几年之间,皱纹和白发相继而上。

一天黄昏,孩子情绪突然有些波动,夜课也没去上,我们跟着干着急,但又不能无动于衷。我默默地陪他在小区跑完十圈,他说好点了,我们心里才踏实些。

又一个早晨,当警车开道,大巴车缓缓驶出校园时,我和女人在人群里张望,只愿一切顺利,发挥正常就好。怕孩子没看到我们会失望,怕看到了又分心,我们只是躲在葱茏繁茂的香樟一侧,悄悄地凝望。

当最后一门考完,孩子唱着歌走进楼道时,我们恍若梦醒一般。

那晚,在橘黄的灯下,我们整理了一叠又一叠的卷子和书本,打包了一箱又一箱行李。

我翻来那年的微信记录:拳击沙袋一年多没打了;河畔的金柳还没来得及细品;时光匆匆;记忆留在栀子花开的六月;把陪读房再认真打扫一遍;别了,高三。

过了一段时间,再次经过那里,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透过槐树的影子,看那阳台,如梦、如烟,复如诗。那里已经挂着另外人家的衣服。

陪读房又租掉了。